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司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二十三 起暑維大淵獻盡疆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入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

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長知兩翻師古曰逐捕之皆伏辜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數所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

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孟翻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救整也正也臣敢以死保

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

城門兵長安十二城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冬十一月

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雨于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宇宣帝少府王駿為京兆尹

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

敞宣帝時尹京三王皆帝所用閏月壬戌于永卒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為

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亡奔康居依阻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神亡而投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會宗前為

終更而還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

復扶又翻漢紀 孝成皇帝

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用谷求之

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

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騎音奇

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公主成帝姊也臣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選朝直

千萬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恩澤侯表高陽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王音既以從舅

越親用事小心親職從才上用翻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入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

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

冬黃龍見真定見賢通翻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

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駒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累力追翻單音蟬且子余翻鞮丁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

庭歷階登堂而雉師古曰歷階謂以次登也雉古豆翻

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以經術待詔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雉乳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曰惟先假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

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官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睢睢仰目驚怪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闓詔音曰鼂古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以

上始為微行張晏曰出入市里不復警蹕從期門郎

甘泉長楊五柞各翻關雞

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

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王音既以從舅

六月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

有飛雉集于

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有飛雉集于

復扶又翻譌古論字神古曰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

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駕車

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言所行多非道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變更變所翻下翻工衡翻同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

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高祖天丁當以誰屬乎隨已受罪誅也又謂已言深

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
資智臣之復豐用論語孔子之天意緣同丁丑之變的丁肖乙卯元帝貪的胃凌

事見二十九卷元帝
帝曰切菱即延故手菱葉有菱由亭南更菱之
即新豐戲鄉之地

求光四年復扶文翻帝起初陽陵也雙全後樂寧陟由乃南夏牛之中記昌陵在霸城東
五萬手解戶買翻姓也姓諸自晉唐叔虞食使東陽為秦清為勿凌姓民起孟欽自以

國自青先廷處學美田宅上從其言果也昌凌邑爲萬年湯得罪夏徒部國豪築貨五百

五月癸未寅石于杜郵三六月立中山憲王系雲客爲廣德王中山憲王福
中山憲王福

是歲成湯哀王雲龍無子國余城陽景王章尊

大旱無後全立雲案王氏五侯爭以奢多相尚成鄙矣商嘗病欲避暑從上惜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

安成
 豐水
 地理志
 豐水出
 縣東
 注第
 中大
 坡以
 行船
 立羽
 蓋羽
 編之
 張周

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

 師古曰越棹皆以行船之令執棹人為越歌也
 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

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簇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爲於是上怒

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劓魚器又牛例劓牛例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等奢借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一人頓首省戶下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故

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余謂言商等者而

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寔弱日久今將施之歸古曰行

刑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車

騎將軍音籍稟請罪師古曰自坐稟上言待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秋八月

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音接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變愛也音

近音巨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

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考異

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女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師古注曰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

燕師古曰以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後其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噴噴衆口稱美而有宣帝時

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也淖音女教訓姓也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

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盡詛他人求已親媚祝詛後宮晉及主上祝職

詛詛助翻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上林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

許氏許力智翻本山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載子夏答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

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向翻宮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所通翻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索山各翻塞

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

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趣業振贍之師古曰趣音安廣漢鄭躬黨與漫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

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

本罪赦其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

成都侯商又輔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

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昔秦伯有千乘之

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春秋譏焉周召則

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余謂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

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余按字書陝從故內無怨恨之隙師古曰感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夫祐

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可下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右丞相御史及車騎左

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師古曰

於至誠彼必和說無翻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求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所

角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恩澤侯表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

上書漢書劉輔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抵懼動色相戒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公于王屋流為鳥周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威怒謂皇天降威雖夙夜自責改過易

行孟翻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鄭玄曰考猶稽也師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

望塞悉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感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甲人婢從荀紀天

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

漢紀 孝成皇帝

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舊儀掖庭詔獄令承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四人皆中朝官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諫大夫襄賁東海縣也責音肥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

閒收下祕獄下退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

足深過過猶罪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理官謂廷尉也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

治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

之臣爭諫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同姓

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治直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喪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蘇林曰更弱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舜

鼓故言有虞之聽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

一曰謂達四聰也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井翻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鳳鳳少府之屬官亦有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

也治漸淡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師古曰激急動惡愧也激音工歷翻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

如此始王莽事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翻又許昭翻今開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盤其音如此兩義並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眼也音千結翻沓冒其白玉階師古曰階所階也壁帶往

往為黃金釭師古曰釭音江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金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

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得出入禁

中者官奴有罪沒為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種章勇翻因泣下悽惻帝信之

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幸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

外自近者始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

嬖亂亡者師古曰孽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失陳灋戒數所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時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昌陵制度奢

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

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一月建寅為正天地始施之端

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端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櫛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孝文寤焉遂薄葬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

墳四尺記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識也於

墳樹以楊柳鄭步曰孔子蓋用士禮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附

孝成皇帝

也師古曰讀說是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第師古曰第第者言第能其葬君親骨肉也隱音於斬翻

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

珍寶之藏藏古藏字通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詳見七卷秦始皇本紀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事見七卷秦本紀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高帝元年牧兒持火照求

亡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義被皮內離牧豎之禍師古

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始營陵見上及徙昌陵增庫為高師古曰庫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

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億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不吉言也余謂當從後說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說讀同下

同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

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卒

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下選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

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曰取它處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

同賈師古曰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治直之翻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

茂陵師古曰茂前又已有十年功緒謂端欠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

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羣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師古曰過誤也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毀及司馬門中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天子之藏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天下虛耗

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疏音疎終不可成朕惟其難師古曰難怛然傷心也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之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母有動搖之心

上聞師古曰如若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衡綱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

路凡在道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列傳曰芻蕘曰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元年九月黑龍見見賢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已當作癸此承六月

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與羣惡沈湎於酒沈持林翻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七年養生泰

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

朝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廢先帝濃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師古曰獄穿也為阮舛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

竊瘡於炮烙師古曰瘡痛也炮烙紂所刑也音塗銅柱加火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

亦報也為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愆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咎服

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為之僞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勝音

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

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儻輕

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數離深宮之固難力智翻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隨引

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亂服共坐沈湎嫖嫖濁清無別師古曰通流也言流道

為樂也沈持林翻樂音洛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孔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注云飲

顏色酒然齊一之辭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篇式號式

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號俾書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書為夜也流連言作詩

諱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號俾書作夜言醉酒號呼以書為夜也流連言作詩

飲酒之人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斑生今日復聞讜言

諱音火故翻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斑生今日復聞讜言復狀又翻師

言也讜放等不憚師古曰讜稍自引起更衣更工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表也讜放等不憚師古曰讜稍自引起更衣更工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中本大將軍所舉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

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簡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

李游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從者侍御史簡門設弓弩距使者不肯內

風承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故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

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類也

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又翻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

泣而遣之師古曰比類也

以趨辦師古曰比類也

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

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

進為御史大夫八月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

而東蓋因陳鴻獲罪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

正進龍之訓而方進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方進龍之訓而方進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琅邪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郎舉明經遷議郎其為吏用濫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好呼到都惡鳥有言

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爲非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領

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灋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如

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師古曰好求也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結書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

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好求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通朝直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五時建始二

五時令以久無樂嗣并甘泉泰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徒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

時皆復之雍於用翻時音止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徒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問湯曰是所謂玄門

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下選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

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諸平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娒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

侍闕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闕賜長闕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與陳湯俱徙燉

煌燉徒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方進晚進爲京兆

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

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詰去陳湯素以材能

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數角翻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

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考異曰咸信免官皆在明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爲左馮翊博

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

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誅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師古曰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

辛有事甘泉園丘自竹宮而望拜孝昭曰以竹爲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設折帝異之以問劉

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

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

四年黃龍見成紀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韋步成匡衡等因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

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好呼

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求說上曰說輸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

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余謂罔諸背仁義之正道背謂不導五經之灋言而盛

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

與起也謂起黃治變化之術者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也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

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聽其言洋洋蒲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求之盪盪如係風

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也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昔秦始皇使徐

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事見秦漢興新垣平帝紀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

善其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

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皆順共殺並以聞皆

封為侯云今齊人本姓張氏譚延卿侯忠新山侯祖童鄉侯順樓虛侯考異曰本紀云五人而功臣

表止有四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地理志山陽經

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師古曰訢故南昌尉

九江梅福上書曰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劉主盜賊凡有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師古

古

曰不及恐失之也轉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

信按於行陳而建上將事並見高帝紀行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知讀

下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

毛俞輕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好呼到翻出爵不待廉茂廉茂孝廉

言其易也武諱秀改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爵賜不由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

街鬻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行賈也鬻亦賣也街音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

致張晏曰民有三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開古莧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

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方今布衣

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鴻嘉中廣漢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前書

戶為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此皆

輕量大臣無所畏忌量音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漢書所字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輒傳詣臣

間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驚事見三卷周報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則

繆公行霸由余歸德泰繆公開霸業由余自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音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

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數趨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

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故爵祿東

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砥細石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

漢紀 孝成皇帝

語載孔子

之言也工以論國至秦則不然張誅謗之罔以為漢馮子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歐

政利器論賢材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讀曰開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鵲也仁鳥也愚者

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瀆師古曰言以其所言或下廷尉而死者衆下同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懲王章之死也師古曰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

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督患

直敢面引廷爭爭讀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元帝初擢章為左曹中郎將師古曰具臣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惡止其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言王章妻

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折直士之節折而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

夫之家夫婦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為室家也折直士之節設朝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

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瀆下無諱之詔博

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廣書舜典曰開四門明四目也

悉則翻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

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陰

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不火則金不從草景象也何象言將漢

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此失親親之大者也

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

盛大臣貴擅亦當師古曰已上不納

早圖黜其權也師古曰已上不納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